

Feminist Philosophy

女性主义哲学

厦门大学性别与哲学研究中心 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4005891

D440-05
0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项目编号: 2013221019

女性主义哲学

• 厦门大学性别与哲学研究中心 编著

• 主 编 曹剑波 宋建丽

• 撰稿人 (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曹剑波 魏开琼 董美珍 肖 巍 宋建丽

蒋昭阳 石红梅 秦美珠 戴雪红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北航

C1692855

D440-05

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主义哲学/厦门大学性别与哲学研究中心编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615-4732-8

I. ①女… II. ①厦… III. ①女权运动-哲学-教材 IV. ①D44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3421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970 1/16 印张:20 插页:3

字数:350 千字

定价: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女性主义知识论	1
引 言	1
第一节 女性主义经验论	2
第二节 女性主义立场论	11
第三节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	22
第四节 女性主义知识论评价	33
第二章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	46
引 言	46
第一节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	47
第二节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基本观点	53
第三节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主要流派	64
第四节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评价	73
第三章 女性主义伦理学	82
引 言	82
第一节 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定义与渊源	83
第二节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主流	89
第三节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批评及其理论特色	114
第四节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实践主题与发展前景	117
第四章 女性主义政治哲学	124
引 言	124
第一节 女性与政治的历史回顾	125

第二节 女性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流派和基本观点·····	133
第三节 女性主义政治哲学面临的挑战与当代发展·····	145
第四节 女性主义政治哲学的未来建构与性别正义·····	152
第五章 女性主义生态哲学·····	165
引 言·····	165
第一节 女性主义生态哲学的历史发展·····	166
第二节 女性主义生态哲学的基本观点·····	171
第三节 女性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流派·····	189
第四节 女性主义生态哲学的评价·····	199
第六章 女性主义休闲哲学·····	208
引 言·····	208
第一节 女性主义休闲哲学的历史发展·····	209
第二节 女性主义休闲哲学的基本观点·····	214
第三节 女性主义休闲哲学的主要流派·····	220
第四节 女性主义休闲哲学的评价·····	227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哲学·····	235
引 言·····	235
第一节 两种生产、分工与女性问题 ·····	236
第二节 资本统治与女性地位的边缘化·····	248
第三节 政治解放:女性解放的前提与界限 ·····	258
第四节 女性解放与人类解放·····	264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	276
引 言·····	27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与主要批判·····	277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289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	300
第四节 困境与出路·····	307
后 记·····	3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单位联系。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单位联系。

第一章

女性主义知识论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讨论作为西方女权运动与当代西方知识论结合产物的女性主义知识论。学习本章要求了解和掌握:女性主义知识论的性质;女性主义知识论与传统知识论的异同;女性主义知识论的来源与分类;女性主义知识论的困境与意义等观点。

引 言

肇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性主义知识论,是西方女权运动与当代西方知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与传统知识论相碰撞的结果。女性主义知识论是研究性别对认识的对象、结果、辩护等产生影响的学科,由于来源不同,立场有异,女性主义知识论不是铁板一块。根据女性主义知识论对知识来源的不同看法,对知识确定性、情境性(situatedness)的不同理解,对传统知识论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形成的原因、表现形式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如何将女性主义的经验、知识和利益结合到现有的知识体系中,以消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不同主张,哈丁(Sandra Harding)把女性主义知识论大致分为女性主义经验论(feminist empiricism)、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和女性主义后现代论(feminist postmodernism)^①。女性主义知识论认为,由于传统

^①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62.

上占统治地位的关于知识的生产者、消费者以及知识辩护的思想和实践,都忽视了女性认知方式的特殊性,忽视了女性的利益与要求,把女性排除在认知范围之外,因此不利于女性的生存和发展。女性主义知识论的任务在于:揭露传统知识论对女性的歧视,摒弃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不平等,扭转占统治地位的知识观念和认知实践,创立新型的女性主义知识论。它批判了二分法和价值中立的认知模式,强调知识的语境性。女性主义知识论是社会知识论的一个分支,不仅为女性主义消除男性中心主义的霸权,结束压迫妇女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哲学依据,而且为批判与更新西方主流知识论提供了力量之源。女性主义知识论涉及诸多学科及早期女性主义的著作,是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的增长领域。研究女性主义知识论不仅对全面了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及时把握最新知识论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节 女性主义经验论

女性主义经验论是一种把经验主义的方法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的知识论,它赞同并接受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研究原则,主张借助女性的参与,通过严格地遵守理想的知识论范式,建立反映自然和社会真实面貌的、真正客观的、无偏见的知识论。

一、女性主义经验论的理论渊源

女性主义经验论最早产生于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女性主义研究,是经验主义方法论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应用,是女性主义对传统经验主义知识论和奎因自然主义知识论的继承与发展。

传统经验论的基本信条认为,一切知识或一切有关世界的有意义的论述,都来源于感觉经验,感觉经验可能的范围就是知识的范围。其要点是:(1)世界是独立于个体认知主体的;(2)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观察经验;(3)经验能为知识提供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合理性证明;(4)知识在本质上是价值中立的;(5)有单一的科学方法;(6)物理学的确定性和精确性的标准是科学知识唯一的解释模型。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可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赞同知识的经验来源,肯定知识的价值中立性,强调倾听女性话语的重要性,并赋予女性经验在认知中重要的地

位。女性主义经验论关注女性的经验,尤其是作为母亲和女儿的经验,以及她们对自己“无权力”的前景的感受。女性主义经验论采纳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框架,主张知识既是客观的又是价值中立的,与特殊的阶级、种族或性别的价值、利益、情感无关。它认为现有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中由于迷信、无知、传统和偏见带来的敌意态度和虚假信念渗入科学进程,引起了严重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因而导致了“坏科学(bad science)”的产生。女性主义经验论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坏科学的影响,促使人们更加严格地遵循科学的规范和准则,真正实现科学自身所要求的客观的、无偏见的“好科学”的目标。因此,女性主义经验论把目光集中在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上,却并不挑战科学本身的基础。与女性主义立场论相同,它认为女性的经验能提供一种对社会实在更客观的说明。女性主义经验论从三个方面对男性中心主义的经验论提出了挑战:女性主义经验论强调社会观察者的重要性和意义,这与传统方法所认为的观察者是不相关的不同;它反对科学不应该是政治的主张,认为科学应该消除这种偏见预设;更重要的是科学可能被用来作为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它可能有一种政治的动机。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大都主张,女性比男性能更好地从事社会研究,因为女性不会用男性中心主义的眼光来歪曲女性的生活经验。

从传统经验论者到20世纪早期的一些经验论理论家都一致地认为:经验的内容如感觉材料可用不变的、基本的以及价值中立的术语来描述。多数经验论者还把知识论视为一门能为经验的或科学的方法提供一种超验的或外在的证明的学问。奎因通过对以上两种观点的批判,革新了经验论,并提出了自然主义知识论。在自然主义知识论中,奎因提出:(1)观察负载理论,观察是通过复杂的概念来描述的,而复杂的概念本身并不能由当下的经验所给予,所有复杂的概念都潜在地有被进一步的经验修正的可能。(2)知识论的性质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其目的是去“发现科学在事实上是如何发展与进步的”。他通过反问的方式对此加以强调,他问道,知识论“为什么不关注由观察而来的理论构造是如何实际运行的?为什么不接受(settle for)心理学”^①。奎因的知识论并不试图去“确认”或“合理地重构”科学的有效性,并没有为自然科学提供一种科学范围之外的辩护,它只不过是科学内部的一种事业而已,在其中,人们经验地研究求

^① W. V. O. Quine, Grades of Theoreticity, in L. Foster and J. W. Swanson (eds.), *Experience and Theor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0, p. 75.

知实践本身。(3)知识论不过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知识论,或者某种与它相似的东西,单纯作为心理学的一章,从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它研究自然的现象,也就是物质的人类主体”。自然主义知识论“研究我们从事学习的人类主体如何认定(posit)我们的身体,如何从他的质料中投射他的物理性质(project his physics)”。对自然主义知识论者来说,信息的输入与理论的输出之间的关系,构成知识论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因为“贫乏的(meager)输入与汹涌的(torrential)输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推动我们进行的关系,其理由就像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推动知识论的理由一样,即为了理解证据是如何与理论相联系的,以及在什么方式上人们的自然理论超越了任何可以得到的证据”^①。女性主义经验论者继承了奎因的衣钵,却并未对他亦步亦趋,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反对奎因对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分,在他们看来,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分与奎因的自然主义知识论是相矛盾的;其次,他们专注于思考女性主义的价值如何能合法地满足经验的研究,以及如何能在性别偏见的影响下,改善当下的方法,并为人们所接受,因此他们反对奎因把知识论还原为非叙述性的心理学的做法,赞同在严格的经验研究中价值判断的作用;再次,奎因虽然也预设有个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但他所选择的自然主义知识论的还原基础则是行为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与此不同,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关心性别、种族、阶级和其他不平等的基础在社会实践研究中的作用,因此他们十分注重社会学、历史学和科学学的研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倡导一种社会知识论,在这种知识论里,研究本身被当作一种基本的社会过程,知识的基本主体可能是共同体或者个体之网(networks of individuals)。

由上可知,女性主义经验论是这样一种学说,它应用实证主义的传统框架,关注科学中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而不挑战科学本身的基础。它认为女性从她们作为女性的立场出发,能提供对社会实在更加客观的说明。

二、女性主义经验论对科学知识论的批判与修正

女性主义经验论研究了生物学、心理学和其他学科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偏见,这些研究包括:(1)研究排除女性科学家或使女性科学家边缘化

^① W. V. O. Quine, *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in Linda Martin Alcoff (ed.), *Epistemology: The Big Questi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pp. 260~261.

是如何损害科学进步的;(2)研究科技应用于劣势女性和其他易受伤害的团体时,是如何把她们的利益看作不重要,或者对她们表示轻蔑的;(3)研究科学是如何忽略女性和社会性别的,以及科学要对这些话题感兴趣可能要求对已接受的理论作出哪些修正;(4)研究与“男性气质的”认知风格共同作用的偏见是如何损害科学的理解的;(5)研究生理性别差异与男女“本质”的研究,是如何强化陈腐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歧视者的实践是如何违背“好科学”的标准的。

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以批判性别偏见为出发点。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主流科学知识论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其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主流科学知识论充满了男性偏见。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向所有的批判开放,并能有效地排除任何偏见。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这是对当前科学知识论的过分自信。在父权制社会中,由于男性科学家只关注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关的事实^①,只根据自己的兴趣、期望、研究方式及其价值取向进行学科建构,致使虚假的信念和无知的偏见进入科学研究的每个进程,包括问题的确认,概念的选用,观察的设计,事实的调查,材料的收集,方法的选择,数据的分析,理论的建构等阶段。例如,在问题的选择或提出上,什么是重要的?什么问题值得研究?谁能胜任这一课题?这些都是由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和资助者确认的。在许多科学领域,由于存在性别等级制度,女性在科学共同体中处“边缘”地位而“无法”也“无权”参与决策,致使在研究问题的确认上存在性别偏见。因此,现实科学的客观性,不过是男性科学家的主观性的代名词而已。其次,在主流科学知识论中,女性认知主体总是无足轻重的,或者说是无形的、边缘的、歪曲的甚至完全缺席的。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各种科学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只把女性看作母亲、家庭料理者、务农者、照顾者等角色,女性的地位只存在于家庭领域中。传统科学总是贬低女性的角色行为、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称之为“本能的”、“直觉的”、“情绪化的”,借此抹杀女性在科学研究中的贡献。传统的经验论以男性认知者为基础,忽视了女性认知主体的应有地位。在传统经验论中,男人(man)是人类(man)的代表,是全人类的原型,在科学理论研究中,女性被排除在知识领域之外,失去了作为认知者的权利。

主流的科学中充斥着男性的偏见,为什么自诩为客观的主流科学没有注意

^①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56.

到呢?哈丁认为,在父权制下,人们看不到父权制统治的原因,是由于“在由统治、剥削和压迫构成的社会关系中,‘权力的概念实践(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将建构出一些制度,这些制度能使那些统治、剥削和压迫的关系看起来是自然的和正常的”^①。女性主义者批评道,在父权制社会,由于男性不受性别偏见的制约,所以作为科学理论的主要生产者的男性科学家是不可能关注性别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制约的,也不可能关注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的;即使注意到了科学中的性别问题,也不会感兴趣。那么,为什么以往的女性学者没有注意到呢?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这是由于女性长期被排除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她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是科学活动的实践者,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科学理论的建构者。如果仅仅用常规的、没有性别的眼光去建构知识论,女性就会预期地进入由男性、尤其是精英男性绘制的社会图景。

正因如此,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力图揭示科学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性别问题,展现女性的科研天赋与学术才能,消除科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重新评价女性的行为及其价值,为女性在科学研究中争取应有的地位。为此,女性主义经验论者集中做了如下工作:

首先,强调性别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特定的方法适合回答特定种类的问题。传统经验方法十分关注关于假设的检验、证据的认定、解释的对错与力度等的“辩护的语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却忽视关于问题的确认和定义的“发现的语境”(context of discovery),这不利于揭示与批判科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传统经验论的确认视角由于缺少性别分析的方法,对传统科学活动中的性别偏见和女性经验的缺失产生了盲点。女性主义经验论力图通过对性别分析方法的强调使性别身份“政治化”,把性别歧视问题纳入科学研究范围,把有“歧义”的问题带进科学研究。这种“性别化”的研究揭开了覆盖在知识和观察之上的蒙蔽物,弥补了传统经验方法中女性经验的缺失,纳入了与女性相关的议题,发现了属于女性的研究空间,拓展了科学研究问题的范围,是一种有利于恢复、宣扬、规范女性对人类文明贡献的方法,为女性参与科学的认识活动提供了现实的途径,为驱除性别偏见,更全面、更真实地揭示现实世界的全

^① Sandra Harding, Comment on Hekman's "Truth and Metho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ited": Whose Standpoint Needs the Regimes of Truth and Reality? *Signs*, 1997, 22(2): 385.

貌开辟了道路。

其次,主张以“好科学”修正或取代“坏科学”。女性主义经验论者把无视对象事物的描述与解释,而受制于研究者的兴趣、期望和实验方式的价值取向的这种受到性别歧视的社会偏见严重污染的科学称为“坏科学”。相对而言,“好科学”是自我纠正的(self-correcting),能“为政治与社会平等提供科学证据”,是“批判的社会科学的子领域”,能够从事物本身的特征出发进行实验与研究,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将某些研究主体与对象排除出去,它是揭示了“文化的性质、价值以及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幕后’证据的假设作用”^①的科学。为此,女性主义试图去改造仅仅基于某类孤立人群的经验的“坏科学”,使我们注意到“经验主义的知识论在经验上的缺陷”^②,同时提出建立在“更全面的、更少歪曲的社会经验”^③之上的知识论。这种知识论,不墨守成规,也不从某种成见出发进行科学实验与研究,而是深入生活本身,从流传已久的陈规陋习中,挖掘出那些被人们忽视或遗忘的真实的生活状态,把那些为“坏科学”所忽视的科学研究中的女性的缺失、性别偏见、种族偏见等缺陷揭示出来,以建立更具广泛包容性的理论。女性主义经验论的目标是通过严格地遵守现存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标准,以“好科学”终止和取代“坏科学”,从而纠正科学中的男性偏见。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按照科学规范的要求,克服现实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和统治欲望,使之成为反映自然和社会的真实面貌的、真正客观的、无偏见的科学,这种构想与主流科学观中的理想科学是一致的,这是一种注重以女性主义方式进行实践的科学。

最后,注重以女性经验来克服科学中的男性偏见。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通过认真地执行科学的方法,严格地遵守科学的准则,为纠正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提供了可能。然而,以男性为中心的科学是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偏见的,只有以女性经验为基础的科学才能自觉地意识到由男性偏见带来的知识歪曲。为了纠正男性的偏见,克服主流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实现科学自身所要

①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16.

②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6.

③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84.

求的客观的、无偏见的“好科学”的目标,必须通过妇女解放运动让更多的女性和女性主义者进入科学领域,参与社会和认知活动,改变科学共同体中以男性为主体的面貌,保证女性与男性平等的科研机会,促使人们在科学实践中更严格地坚持科学知识论的规范与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克服科学中的男性偏见,以达到科学方法论规范所要求的真正的客观性,只能通过妇女解放运动,而不能寄希望于哲学家对科学标准的理性重构。这是因为,妇女运动的作用不仅仅能改变科学中的性别结构,而且能通过女性科学家人数的增加对科学知识的增长产生质的影响。因此,妇女运动就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小男孩一样,能“使人们有可能以扩展的眼光看世界,因为她们挪开了阻碍知识与观察的遮盖物和障眼物”^①,从而看到了隐藏在“坏科学”中的无形的偏见。

三、女性主义经验论的性质与意义

女性主义经验论是一种保守的知识论,它认为,有问题的是“坏的科学”,作为常规的科学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它只批判因男性的偏见而产生的“坏的科学”,而不对一切科学都进行批判,其目标是消除科学中的“不科学”的因素,而使“坏科学”变成“好科学”。它不质疑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论标准,保存、保护、保全了受到科学共同体拥护的,并受到广泛尊重的主流科学的话语、范式和方法,维护了主流科学知识论的价值体系。它没有反对科学方法,也没有对主流科学知识论的基础提出根本性的挑战,仅仅对经验科学运作的方式或者说科学知识论的不完善的实践过程作了描述性的批判,它强调可以通过严格、精确地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克服科学中的性别偏见,因此不存在独特的女性主义的科学方法,也不需建构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准则。这说明,女性主义经验论实际上沿袭了父权制的男性话语,继承了与男性中心主义相一致的知识论与方法论。女性主义经验论的这种保守态度受到女性主义激进派所代表的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猛烈抨击。它们认为,为科学中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偏见负责的,是科学自身的概念框架和知识论基础,女性主义经验论对传统知识论的态度仅仅限于“再看一遍”,而没有寻求一种全新的审视方式,没有对父权制话语构成根

^①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1.

本性的挑战,相反却继承了男性中心主义知识论的传统,这是十分错误的。它们认为,传统知识论所倡导的客观的、普遍的、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及方法论准则是不存在的。由于女性主义经验论坚持传统的客观主义,排斥女性价值在认识中的作用,“因此,尽管女性主义经验论问题最少,但是它似乎也是最不‘女性主义的’”^①。

女性主义经验论的保守性虽然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批判,然而,从策略上说,由于坚持与主流科学相一致的客观性准则和合理性方法,女性主义经验论的研究结果更容易进入主流知识体系,在实践中更容易为科学家所接受,在政治上、智力上更容易获得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与其他女性主义知识论相比,女性主义经验论更少遭到拒绝,对于主流科学界以及传统科学哲学的支持者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这说明,女性主义经验论更有利于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女性研究的延续。

此外,女性主义经验论虽然是一种保守的知识论,仅仅对传统的经验论作了一些修正,然而它却具有重要的价值,是一种有利于恢复、宣扬、规范女性对人类文明贡献的方法。寇德(Lorraine Code)认为:“女性主义经验论提倡一种受女性主义意识的特权观念影响的新的经验论计划,是专门用来消除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偏见的。在女性主义的维度上,通过引入一种特殊利益的声明,破坏了标准的经验论者提出的和谐的、无偏见的信条,向知识论的无私利性的真实可能性提出了反驳。因此,它的主张具有颠覆的潜能。”^②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女性或女性主义者作为群体进入科学研究将为无偏见的、真正客观的知识提供更大的可能性。这说明,研究者的社会身份与研究过程或结果具有相关性,科学方法论本身并不足以消除包括男性中心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偏见。女性主义经验论对女性经验在消除科学研究中男性偏见作用的强调,深深地削弱了传统经验论的假设,甚至实际推翻了传统经验主义知识论的信条(即科学方法论会带来科学认知方式和科学知识的权威),可能导致传统经验论的变革。这是因为:首先,传统经验论坚信一种假说经过科学方法的严格检验便可消除任何偏

^① Sharon Crasnow, *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Standpoint" and Knowledge*, *Science & Education*, 2008(17):1092.

^② Lorraine Code, *What Can She Know?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16.

见,女性主义经验论却认为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中,常常出现男性偏见。其次,即使科学假说中的个人偏见通过严密的科学方法得到了消除,文化范围内的不同偏见也可能导致科学研究结果的显著差异,因此女性主义经验论主张是女性运动而非哲学理性重构的科学准则增加了科学的客观性。再次,传统经验论坚持方法论标准只适用于检验假说和解释证据的“辩护的语境”,而不适用于确认问题和定义对象的“发现的语境”,这种假设是科学中性别偏见产生的关键。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通过女性运动和女性的参与可以发现和注意到主流科学未能发现的问题,这表明科学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对科学中的性别偏见的消除是同样重要的。女性主义经验论对参与作用的重视不仅有利于女性的解放,而且有利于为一切底层的弱势群体争取应有的社会地位。因为通过参与可以打破话语霸权,展示边缘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引出新的话语。

四、女性主义经验论的困境与出路

10 女性主义经验论所面临的批判有:(1)尽管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可证据有理论和价值负载的特征,因此在新的证据、理论和标准下,经验的描述是可修正的,但她们却接受一个未加批判的女性经验的概念。(2)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论猛烈抨击了女性主义经验论对父权制的男性话语的沿袭,以及对与男性中心主义相一致的知识论与方法论的继承。女性主义立场论认为,女性主义经验论对传统知识论的态度仅仅限于“再看一遍”,而没有寻求一种全新的审视方式,建立属于自己的知识理论。女性主义经验论以它们所批判的男性话语为工具和手段,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用主人的工具摧毁主人的房子”是否合理的忧虑,以及如何防止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艰难。(3)女性主义经验论主张理论的确证和辩护可以是价值中立的,这一模式无论在主流学界还是女性主义中都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4)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天真地主张,没有女性主义的价值或洞见的帮助,没有女性主义对集体事业的平等要求,科学不能纠正自己对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偏见和错误,也不能获得关于性别化的人群或性别化的社会的客观知识,只有从不同形式的利益集团出发来揭示不同等级的现象,才能把握实在的整个结构。这与女性主义经验论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原则相矛盾。

女性主义经验论的主要困境是偏见悖论。女性主义经验论的反对者,以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为前提,以中立的观察者作为客观性的条件为依据,主张女性主义经验论者不可能既是中立的,又有政治的承诺。反对者认为,在女性主义经验

论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女性主义经验论集中批判了科学研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的偏见,尤其是关于妇女、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的理论中的偏见。这种批判的力量是建立在“偏见在认识上总是坏的”、“偏见会导致虚假的理论”的假设上。女性主义经验论坚信科学方法足以消解个体研究者(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男性还是女性)的主观偏见,研究者的身份被认为与研究结果的完善与否没有关系,客观性不依赖于任何主观选择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它又不加辩护地赋予了女性认知主体特权,宣称女性和女性主义者作为群体比男性或非女性主义者更能产生无偏见的、客观的结果,认为扩大女性的参与可以消除科学中的性别歧视,为达到真正的客观性提供保障。既然主体对知识结果不产生任何影响,那么男性或女性作为认知主体何以能够导致客观性程度的差异呢?既然科学实践中应排除男性偏见,为何又要引入女性的视角,这不是等于建议科学实践应该融入某些偏见吗?这表明,女性主义经验论在性别与知识相互关系的解释上是与其知识论方案之间存在着不一致之处。这就是偏见悖论。有的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消解悖论的关键在于取消根植于悖论之下的理论预设,即:影响科学研究的偏见、政治价值、社会因素等必须为那些容易产生真理的证据、逻辑以及任何其他能导致正确理论的纯粹的认知因素所代替。有的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则求助于事实与价值的消解来消除悖论。他们诉诸实用主义的传统来消除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分立,认为奎因关于非充分决定论的证据,将会导致事实部分源于价值构建以及价值部分源于事实构建的结论。在事实与价值不能截然区分的情况下,不能认为由女性主义价值所驱动的研究,确实在原则上反对真理。女性主义知识论对偏见悖论的讨论最终指向拒斥无偏见性,重新理解无偏见性和客观性的概念,认为偏见可能是错误之源,但是,基于女性主义价值的偏见是合理的、增生性的、有限制性的偏见。

第二节 女性主义立场论

女性主义立场论是最流行的、最富成果的,也是最富争议的女性主义知识论。女性主义立场论是一种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它以女性主义立场为出发点,以女性和其他边缘人群的生活经验为背景和来源,力图消灭包括性别压迫在内的一切压迫和等级制度,建构一种真正解放的知识论。它向主流知识论的性别

化倾向进行了全面的挑战,以消除或超越主流知识论的二元模式为前提,以强调女性认知特权为手段,以追求情境化知识和价值负载的强客观性为目标。

女性主义立场论的代表人物有:史密斯(Dorothy Smith)、哈德萨克(Nancy Hartsock)、罗斯(Hilary Rose)、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弗拉克斯(Jane Flax)、哈丁(Sandra Harding)、凯勒(Evelyn Fox Keller)、贾格尔(Alison Jaggar)等。

一、认知特权的理论根源

弱者拥有“认知特权”(epistemic privilege)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中的主奴辩证关系的见解,以及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和卢卡奇将这种见解发展为“无产阶级立场”的理论。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观认为:(1)从奴隶主活动的角度看,奴隶不是完整的人,因为奴隶所做的每件事要么是奴隶意志的体现,要么是偷懒和撒野的天性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奴隶不是完整的人。然而,从奴隶生活的角度看,他们为反抗奴隶主而消极怠工,并且策划集体逃跑,这是他们能用来反抗的唯一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奴隶是完整的人。(2)从奴隶主和奴隶的认识角度看,由于奴隶主只见到奴隶所提供的劳动并直接享受其成果,对劳动过程中与奴隶依附的复杂关系完全视而不见,因此他对整体(生产)的关系是直接的、简单的与片面的。与此不同,奴隶清楚劳动过程,同时也全盘了解主人在物质上完全仰赖与依附自己,因此他对整体(生产)的关系是间接的、复杂的与全面的。在主奴关系中,看似全然独立的主人实质上是依附的奴隶,而看似是仰人鼻息的奴隶反倒是能够掌握社会整体关系并且从事生产,自给自足的真正主人。

马克思、恩格斯和卢卡奇将黑格尔的主奴见解发展为“无产阶级立场”理论。马克思主义宣称,无产阶级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上,具有认知特权。工人一开始并不拥有特权立场,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社会情境使他们能够拥有一个关于社会认知的特殊视角,并通过提高他们角色的集体自我意识而拥有它。无产阶级立场的认知特权表现在:(1)压迫地位。工人阶级处于被压迫地位,这种被压迫的地位使他们对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谁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有一种客观的、清醒的认识。(2)中心性。工人阶级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这种中心地位使他们亲身经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其他阶级的界定与他们相关,在认识自身及自身的阶级地位时,工人